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周世芳

新安文獻志卷九

明 程敏政 撰

書

答程成甫書

朱熹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為恨茲乃辱書欣感無量且承叙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流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絶而無聞獨幸賢者

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與程允夫書　　　朱熹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

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爾大槩此事以涵

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汎濫出入

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爾示喻蘇程之

學愚意二家之説不可同日而語黄門議論所守僅賢

其凡以為顔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

其所説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

淵源來歴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

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

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稾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君允夫文公先生之內弟也嘗為著尊德性齋銘者家問諄諄尤極忠愛君子片言隻辭皆足觀感如此夫

虞集敬書　紫陽朱夫子於程氏為彌甥允夫其内弟也此帖辭意質直親愛彌篤世之人同氣且不相恤况其疎者哉觀者亦可自反矣鄉後學汪澤民敬書

## 與汪伯虞書

朱熹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文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文人行也久容闕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兹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

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令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爾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其禮命之勤哉加以拙踈仵𧭇吏事公私倥偬日

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

先辱旦夕儻得脱此羈覊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

以報執事爾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

一通幸視之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

不宣

答汪太初書　　朱熹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

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

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靈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
存而無害云爾葢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
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惰於此者也
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葢甞深為康胡二君
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甞
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
能不流於雜而不擠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
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

下其試思之未即㑹晤惟進學自愛爲禱

答程泰之書　　朱熹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成編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考究處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

至洞庭而巳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必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晁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葢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考爾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説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説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

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爾閣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以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輙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滕德粹書

朱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録亦已久矣而昆仲方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為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

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
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邪意
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
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
於茫然無得之歎爾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
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
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

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别致幸察

答汪叔耕書　　朱熹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説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

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絶意棄去不為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否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彞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技爾以言乎邇則不

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邪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為報向寒千萬以時為親自愛不宣

與祝直清書　　　　朱熹

熹頓首直清賢表解元昨還里中屢獲請見撫存教誨恩愛甚厚别來切記尊候萬福熹侍旁幸適不足煩遠念屛跡閉門讀書有可樂者恨莫與之同爾近視太叔翁發至論孟訓釋肴得程氏之理透徹涵泳其間多有好處頗合鄙意内疑惑未敢據所見俟榮旋討論且留之恨此中前輩寥寥幸得古田林擇之邀至家館教塾㙮二人其見明切近得湖南張魏公子欽夫者一二文

字觀所見正當儘有發明欲往見相與講釋所疑而千有餘年道學不明士之陋於耳聞目見無以知道入德其識趣往往如此然世衰道微邪說肆行而莫之禁士夫心術安得而不日趨於壞大抵為學是自己分上事孟子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是也附去二程先生語錄詳備可觀但患人之不讀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脫然自有知處人能勉勵學古人著工夫把做一件事深思力行不患不到聖賢之域兩年來集得孟子說稾成或

有益於初學後當録一本去末由相見千萬保愛老母道意閣中郎姪一一佳勝奉狀不宣

答程傅之書　　朱熹

熹與足下為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説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緼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

以報也又答傅之子次卿書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邪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孫吉甫書　朱熹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爾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

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書　朱熹

所寄大學愧煩刋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戸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

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髙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畧窺大㫖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汪次山書　　朱熹

别楮誨隃良荷不鄙已託德和弟布曲折矣千萬千萬
周禮文字此所無有今郎今幾何年矣他經何所不治
而必為此何哉大凡治經之法且先熟讀正經次則參
考註疏至於禮樂制度名數註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
曾如此下工夫否若資質大段警悟亦須著下三年工
夫於此自然精熟貫穿何待他求彼學成而名顯者豈
必皆有異書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徑不肯安心
循序下實工夫為此所誤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

悟也愚陋無所知於此嘗究心焉頗見利病如此敢以布聞稱塞厚意他不能有益於左右徒以爲愧爾吾宗與朱子世聯姻婭此二帖眷誼繾綣溢乎辭表四友堂記已遂其請而明經之訓所獲多矣正大詳盡眞足爲百世師法覽者尚興起焉從叔仲禹家藏此本踰二百年什襲以傳者百世可也至正戊子十月丙戌後學汪澤民謹識　二帖謂此與求作四友堂記帖也

答詹帥體仁請罷諸書鋟梓書

朱熹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

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為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諭乃聞已遂刋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鈔録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跡方以虛聲横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

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虚之理推之至於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説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

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註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毁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産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爾切乞更入思慮不

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爾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稍尚清虚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曽讀三經字説則攻王氏曽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争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説或遂真

為道學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爾附與楊教授書熹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錢糧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譏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況孤危之蹤無故常招脣吻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說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呫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正如項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且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為此彼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為謙遜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為善事不審尊
意以為何如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程洵

洵拜覆至孝編修表兄坐前洵去歲在祁門奉起居狀初不知表伯母恭人之訃既歸拜所賜教乃聞鍾此酷罰驚呼失聲不能自已惟淑德懿範表儀閨閫奄棄榮養孰不驚歎矧中表子姪姻親契分之厚者其悼惻之情宜何如耶伏惟天性之重於孝敬嬰此大故悲慟奈何來書言家世南來八人今無存者讀之使人感歎不已洵不肖常恨之生也後不逮事王父嘗見祖母及先

君為言朱程二家昔日中外往來之好鄉閭莫及自先
表伯赴官閩中遭時多故因家於建於是骨肉始有南
北之異自兹睽間垂五十年中間人事變遷如霧如電
有不可勝言者今兩家所存當時之人惟祖母幸無恙
每為洵言此未嘗不流涕太息也祖母八十四矣視聽
幸不甚衰飲啖亦健但屢經憂患子孫未有以少慰其
意者前日聞表伯母之喪慼涕不已蓋人暮年值此逆
境其傷今思昔之情固宜倍於他人也今歲不欲遠出

侍下以劉丞堅相挽不得已復為此來二月初到此初欲此月末畧歸偶劉丞檄出建寧鞫獄須其歸乃告次第尚在閏月末也來書見教委曲詳盡皆至當之論敢不服膺又蒙寄以程氏遺書大慰所望蓋洵前此所見惟建陽舊刻必明集河南夫子書及大全語録此數者顛倒錯繆大全為甚今兄所編雖中間尚有闕疑者然大畧已有條不紊矣兄之有功於程氏甚大而洵拜兄所賜甚厚也洵本欲辦少奠禮以表區區偶劉丞行速

姑寓此紙託附便至餘俟中夏還家當奉狀襄事閒在去冬計已畢矣路遠不能助執紼申一慟之哀何悵恨如之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覆

## 上周益公書　程洵

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則取所謂時文者囁嚅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間獨取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中而親

聞譽欵也久之今秘閣修撰朱公自七閩還一見以為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於洵外兄也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為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忍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

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耶抑倩人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㫖無所不及風晨月夕杯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聞遂不相接洵詣流内銓閲鈌牓適此州録事乏人即

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
洵樓遲田間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宫嗟侯之不復見為
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公被命移鎮
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
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絶百僚而叅軍古所謂居百僚底
者貴賤懸絶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
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型慰平生敬
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

者斯文之統盟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溥宦故獲從門下士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為文而才氣卑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無足為明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輙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既追蹤韓富而道德文章之妙亦儷美程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猶能學也干冒鈞嚴以愧以懼

莆田方氏

直𡧓序曰克菴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而無畢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

辭晦菴朱侍講書

汪莘

莘讀史至有國家者釁隙生于父子兄弟之間未嘗不為之傷心以至流涕也曰嗟乎父子兄弟天倫之最切者也其休戚之淺深慘舒之大小每與天地鬼神相為感動而況人乎側覩今日之事有可為傷心者矣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為也先生勸講經筵實居師保之職前日責在大臣今日責分先生矣財不待先生而

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先生道大而德粹才高而義精其必有以處此惜乎非莘之所得聞也雖然徐徐乎其為主上感動之實而汲汲乎其為泰安之居恐不可得而遂也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也莘生平聞先生之風慕悅之父母如也尊敬之神明如也想像願見而不獲者凡二十年具有本末以二十年尊敬慕悅想像之心幸而一旦天

與獲見之便豈欲以背時之言撓其親而慢其神哉誠以言行素高者流俗所忌向用頗隆則窺伺滋甚自頃諸人以道學為口實牙相磨吻相鼓加之時事多艱則名節難全端倪多變則機會易失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切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矣主上發明詔設優賞以待言者莘志不在焉大不能了莘性命小不能救莘饑寒所為來上封事拳拳惟以主上父子之間為務

非敢輕也始為之疑而終為之不必疑始為之畏而終
於無可畏躊躇四顧而慮之甚周其言之甚明其施之
必效諸公視之以為背時之論莫有能舉而行之者是
以徘徊京都日夜待先生至不同流俗不避權要建明
於羣昏之中鼓動於皆醉之際言衆人之所不敢言辨
衆人之所不能辨然後先生素履之志可不諭而孚經
綸之業可次第而舉并所上封事所論主上父子間與
夫民窮吏汚之弊既已獻諸先生矣先生嘗諭之曰所

論過宮事甚好當說與諸公今治行西歸敢復以告此所謂先生事也先生責也於莘何有哉冒瀆師嚴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見張南軒先生書　王炎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內不失已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為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為道也而出於為

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敫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粗能安於分義也而以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為信以炎為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踊躍一求其意以為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絕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

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
其以言語文章為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
奥也今世論道學之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
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
惟以言語求道故為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為太玄曰
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嚬亦增其醜而已矣
惟以文章求道故為之說曰易奇詩葩盤誥聱牙而春
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論之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

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臯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為聖為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揺其所立之固也

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
炎反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
生而請益焉炎以為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
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
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
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
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
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為語之忠恕

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絶而不傳二程先生嗚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絶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

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況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瞶瞶乎炎為舉子時廹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覲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為吏雖不敢一日舍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

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令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却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隱括多枉木不然則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絶法也先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為贄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

嚴不勝悚懼

與朱元晦先生論諒闇中開講書

王炎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盖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涖政亦勢

有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内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況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焉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宫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

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宫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幄之長炎為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世傳雙溪與朱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考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諒闇開講事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耶

答友人論讀尚書書　程實之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其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

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爾禹皐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扈戰于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伊尹之志

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
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
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
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
天下恬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
民而臣民譏議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
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
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

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託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其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佚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贖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汚風俗有厚薄故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



新安文獻志卷九

新安文獻志卷十

明 程敏政 撰

書

與史丞相彌遠書

程珌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没三軍積粟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敵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投降或潰歸逃亡紛

紘百里不絶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令兩淮騷動勢揺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為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為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予四月二十五日大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黒氣圍日日没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予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

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爾是故不暇縷數其事獨願斥去左右屏徹壅蔽四方章奏即為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懐姦誤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僇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輙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為福亦反掌爾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義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

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為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惷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為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　按此書謂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兩淮騷動勢搖長江者考宋史寶慶三年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八月盱眙忠義張惠執知軍事彭忔降金蓋指此也吾郡虛谷方公每謂端明比于彌遠與廢立之事而此書乃公斥其非且謂左右陷明公為萬世之罪人與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等語其言凜然如斧鉞無一毫阿私之意是豈乘時徼利而不顧大義者哉又考史明年端明出知建寧府則其邪正向背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蓋寧宗立理宗

為皇子詔書實端明所草理宗即位首擢端明為講官故虛谷疑之而宋史據之誠有如靜修之所謂無邊受屈者矣虛谷又嘗著宋季諸臣小傳東山趙先生闕之以為出于忿嫉則其所以書端明者豈足深據哉

## 蒲圻回葉殿院論錢會書　陳慶勉

竊見近年稱提有以日增一文為說者有以月申陌百為說者有以易十九界會為說者有以鑄當十錢為說者何其如是之紛紛也就其中而優劣之惟鑄錢之說為近蓋自作偁於易楮而貽禍於折陌前人一誤後人再誤四十餘年之間言楮而不言錢此錢所以日耗而

楮所以日輕也何以言之今日之錢莫甚於闌出之禁
銋銷次之藏錢又次之藏之錢猶在也特出之無術爾
若銋銷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鎮有之工於此食
於此者不知其幾日夜造作無非耗錢以為器以東南
一監鑄之而東南百千萬家銷之鑄之者日計不足銷
之者月計有餘端平間達來犯邊兩淮鐵錢如山如阜
今經幾年而耗於冶者殆盡以此知銋銷之為害也不
淺矣而闌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錢泄於浙東至浙東而

泄於海矣江東之錢泄於江西江西之錢泄於福建至福建而泄於海矣湖北之錢泄於湖南湖南之錢泄於東廣至東廣而泄於海矣闌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難塞錢之耗莫甚於此慶勉前二年仕東廣見民間之交易雖千緡無非錢官司之輸給雖萬緡無非錢故嘗以為天下之楮偏聚於江浙而所以救江浙之楮者當提之以錢天下之錢偏聚於二廣而所以斡二廣之錢者當疏之以楮其說嘗敷陳而獻之先生矣是時東廣大交一

緡易錢三百今不知易錢幾何矣僕去年至下鄂見大交一緡易錢二百五十今年至上岳見大交一緡易錢一百八十聞之湖南下至一百五十他非見聞所親者不敢言也然湖陰一路大率不過為陌二百文而已夫以二三年之間自三百而下至二百自二百而下至百五十是豈稱提之説上不申明而下不奉行也哉然左之而民不信右之而民不信蓋無一官以專其事朝行而暮不守前倡而後不和其信愈失其楮愈輕故嘗以

為今日之稱提不可均於一說惟當㮼置一官以新天下之耳目重之以責委之以權任之以久俾之朝夕以思之日夜以訪之某路當行出錢之說某路當申藏錢之禁某路當用錢會中半之說隨其病而用其方因其俗而為之術錢於何而泄必思所以戢其泄錢於何而銷必思所以禁其銷由是而推之某處錢監可復某處銅坑可采搜天下之銅錫以雜鑄為當二當三當五之大錢凡沿海之諸郡許用大錢而不許用小錢許用新

錢而不許用舊錢蓋南番之寶者小錢爾而大錢彼所不寶也所寶者國家銀銅之錢爾而銅錫之錢彼所不寶也以彼所寶者斡之於內郡以彼所不寶者用之於沿海重為賞罰以嚴其禁多為防閑以遏其泄又由是而推之淮之淮交湖之湖交與吾十七界小交皆當有所區處蓋今十七界小交之陌多者十三四文少者十一二文舉淮湘之間未有越於此者人見淮交湖交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則孰不逆料如川引之一文者乎以

川引視淮交湖交又得不以淮交湖交而逆料十七界之至此乎凡韋倒令日十七界交者皆淮交湖交之名以一貫者取之也人見十七界小交亦名曰一貫而其陌日下孰不逆料其將至如淮交湖交之十二三文者乎以淮交湖交視十七界會子又得不以十七界而逆料十八界之至此乎凡韋倒令日十八界交者皆十七界之名以一貫者取之也其名不正其體無别譬彼泉流淪胥以敗又況十七界之破碎補掇者民以故紙視

之而京城之内陽收陰用抑以行使以是交易物價烏得而不重乎物價一重無復可輕楮價一輕無復可重故今導楮之輕導物之重者又皆自其損會之不收不毁者始也今之計莫若陰以十七界之損者擦以為紙而造為十八界之二百三百五百以二百三百五百而總計之十七界之會三貫可以造為十八界小會一貫以十八界小會一貫可以收十七界五貫如是則十七界三萬可以改造而陰收五萬十七界三十萬可以改

造而陰收五十萬特在乎一轉造間爾若一二年之間轉造殆盡而行於民間者一色十八界會如淮會如湖會如十七界新造小會並皆廢去如是則小而二百者十八界會也大而一貫者十八界會也體統歸一而令可行明白洞達而民不惑吾之楮既無如是之多端而吾之錢新者不泄於海舊者不毀於工而新舊之錢又俱不藏於戚里府第富民巨驵之家錢可以濟楮則楮亦可以溢陌行之以久守之以堅楮之氣脉日有勃勃

然浸長之意則凡所以蘇民生而壽國脉者盡在是也及今不圖逮其大壞極弊而後救之則無及矣惟先生於論思之暇及之陳定宇曰說利害亦明白

答汪帥卿綱書　錢時

某竊以四陽用壯東郊事興恭惟判府安撫提刑龍圖大卿尊鄉文望隆方面化洽畿封對越神天台候動止萬福某仰惟執事恢宏碩大之譽炳燿當時林下幽人不敢扳援疇昔以庶幾其一盼素分則然也去年春小

兒標辱與之進所以盼睞者甚厚歸來父子相與言雖極感藏終不敢借通姓名以為禮孰謂謙德之光特灑珍汗走使介數百里問路窮山深谷中入下里舍首崇先契高誼卓然且以古道相期謀風俗根柢於愚且賤者自非道心洞照一毫勢分之念不留於胷中不及此尚論古人容或有之但施之不才豈所宜辱伊川義學之建使人起敬起數士習澆訛甚矣沈冥顛倒日入于汚險而不自知視古昔聖賢幾若異類此若嬰兒受病

樂至即服妄死妄生懸於醫手嬰兒本何罪也某每謂力足以及一鄉者有以善一鄉及一邑者有以善一邑隨力所及推而廣之亦或救正其萬分然而有力者念不到此也殖已崇私束於蝸角一身之外隅處藩籬何暇閔鄉人之不為君子而思所以拯拔之哉某切切為之痛心而莫能如之何敬聞高論如痒得搔四海同風此其發軔敢不端拜祇贊為吾鄉莫大之幸邪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執事舉之見屬殆過聽矣某

氣質凡下一無所堪支離俗學龎雜半世老境侵尋始稍知用力之地惟恐已分不了有負此生安敢遽為人師邪今家事已付兒曹從容山谷間方與唳鶴吟猿共此朝暮處之英俊之上以解蔽去惑為己任非惟不敢正自不能是以惕然莫知所承不暇顧方命之為罪也雖然執事斯舉關係風俗不細天地間會當有任其責者惟不以某之出處係事之舉措則幸甚某又辱台諭令子姪輩一人與令嗣同處執事不以某為愚陋且併

信其家之子弟而採録之益難茍矣心非木石如何可忘但子姪輩素不諳處館之事其間氣未老者固難浪出而可出者則未免牽制為是頗難其人小兒櫄旦夕過慈溪敬令晉拜面陳衷懇矣謹熏沐槧箋仰酬先辱莫究謝悰千萬瞻望惟切拳拳執事昭代偉人行當大用以福天下俗間長語某不敢贅區區併乞尊照

與賈平章似道書　　汪立信

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

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

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

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

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

亦難乎為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

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箅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

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

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

總督其尤要害處輙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以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按史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

騣斥之後元兵大舉入侵立信卒于高郵伯顔得其二策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乎

有無名子詩曰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窮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一桂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于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

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特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

所為使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棲棲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固有囿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託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

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其初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

下之曾儋人爵食人禄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為之依歸則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奸如虎豹九關磨牙揺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曽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絶無階

趨拜茲者恭聞蟄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禄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斯文倚為命脉衣冠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孫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

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徽宗古歙士族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氣銳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郟鄏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神奪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

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乎仁義之途遊乎道德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録而附之纂集諸説間贅已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能有灼知其説者某一旦若有陰相而黙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説又作為疑文言辨卦體之未有圖也而圖

之十翼之末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謂絺章繪句以為能記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事況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姦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不失焉爾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為之許

可某亦自慶歲月之不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為道德之宗主人物之權衡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函丈塵庠視聽求片言以為之黼黻倘傚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之至願干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一　鮑雲龍

來諭謂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半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衍為玄武龜蛇

二物之説而以朔易對冈宾為非遂舉朔方朔漠朔黨朔雪皆指朔之一字為北方之一而未嘗分西北為朔東作南訛西成與朔易止是一義而未嘗分朔易為二先生之言偉矣愚謂不然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為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平在二不同也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

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亦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為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為北罔當為中正與朔易相為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於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

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竒下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為一一又分兩竒耦耦竒生生化化變為十百千萬之不齊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

二

來諭不㵾二百餘字而天地之機剖矣因記兒時嘗侍東里葉公知天者也問乘槎之事謂水從海逆流入天河循環天地中皆水也水溢無去處則奈何公笑而不

答有友從旁代對謂海有沃焦石水至一吸而乾海有尾閭穴水至一洩而盡愚曰吸與洩有限而水無窮亦未之信也及閱隋志謂陽精炎熾入水則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減而浸不溢此說固善又遺氣而說未瑩至子方子之言一出不取沃焦尾閭而取日衆曠俱醒真名言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愚猶有水與氣之說附于後以求印證焉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内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此以水與氣並言

也何承天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日東出暘谷西入濛汜亦曰咸池四方皆水故云四海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此專以水言也初不言日能涸水水從何歸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冪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没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虚空即氣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見爾又曰氣之散於太虚猶冰之疑釋於水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

涯程叔子曰有氣莫非天岐伯對黃帝問曰大氣舉之皆以氣言者也愚謂言水不言氣水從何生言水與氣而不言曰二者何從消長合而論之水也氣也日也三者相為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故曰天依形地附氣邵子之言當矣水不涸於沃焦尾閭而涸於天之日先生之言卓矣蓋日圓鏡千里無幽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溢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天何以包地而運轉不窮愚

以意為之說曰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是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者也夫天一生水神為氣主神動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氣而成潤今雲蒸霧滃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是其證也故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日夜熏蒸絪緼相感自有許多氣亦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使水溢而無日從地下以涸之則陰氣日盛而陽氣日微有日

以助之則扶陽抑陰而水不能為天地間之沴矣然日為火而常明月為水而有盈虧者隨日以為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中為需浮之以水也故日一升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為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為夜是日也者所以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相為長久者歟

代胡安國通吳草廬求明經書院記書

胡炳文

九月十五日新安後學胡淀再拜奉書司業草廬先生師席是日也文公先生始生之日昔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是為夫子始生之日婺源文公父母邦禮以義起黎明釋菜竣事復再拜而作是書惟先生其鑒之淀切謂六經者聖人明天下萬世之大經以經天下萬世者也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天地化育中在聖賢事業中六經既作天地萬物之藴聖賢

之心之事業又在六經中三代以上經未全而經之道行秦火而後經不全而經之道彌破至寶元明道間安定先生始教人明經學然後為士者稍知經有體有用既而明於伊洛大明於我新安經非不明也然學者淪於舊習非絶類離倫以為高則以希世取寵而安於卑於是經學始若無用於天下近年科舉未興學晉帖誦晩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謾不知經學為何事某新安晩出於道未有通曉然自我明經翁以

來十四世矣經學之晦也不能不朝夕為已憂輒不自
量創書院扁曰明經三年始潰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
始從所請延明師膳養講肄日以為常近來者傳科詔
新班第一場明經書院題扁若逆知天意而為之者天
相斯文其在茲乎然非大手筆記恐無以詔方來傳永
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器宏經明而文古監學坐皐比
天下士皆想慕其風采及幡然而歸又莫不欽仰其德
義易講所傳僅一二如以闔闢往來為神物分合之妙

明經如此真可謂明經也記我明經微先生其誰歸欲望師慈特揮名筆闡明六經全體大用之妙俾學士有所覺悟一掃舊習可以繼絕學可以開太平經遂不為無用於天下其所關豈淺淺哉創造緣由併上梁文謹用拜呈侑書以幣深虞輶瀆惟師慈其采納焉

答高巖起論潮書　吳觀望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吁其可

詰也耶其不可詰也耶予不得而知也然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説敢即是試為足下誦所聞焉蓋坎者月之體月者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况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

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一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

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内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即易考之坎為月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兊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兊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

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隂之盛莫如坤潮不於是焉大而顧大於震明巽魄何耶曰玆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兊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於此乎權輿故其為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

配其體則陽為明陰為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為盛少為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於卦耶曰以納甲家知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為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耶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

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於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矣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為近故其至也如時他

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爾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為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横鎻江口頓然斂寛就窄其勢必至於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管蠡如此未知其與先儒合否也不敢自以為是亦不敢出以語人既承下教豈可虚辱倚韻賡呈并著斯說徼足下無以發予之

強言尚相與訂正之幸甚

上蘇參政天爵書　　趙汸

汸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扞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蓋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頒羣材彚進之秋而終不敢持不足之資以僥倖於一得蓋羽短者蜚近足蹇者步遲理勢則然非由矯飾而閣下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閣下之心豈徒為汸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閣下莫不皆欲

其出為世用不賢者閤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顧小子不當厚意推閤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為言而使命亟來言不及究故敢申其說以獻閤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椎剥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無自而生其得失蓋甚明也三代盛時教民養士之法達于天

下皆由内及外相為終始涖官從政悉取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為垣墉者葢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為興舉郡邑無遠近大小廟學具修先賢歷履民間義塾列為學官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無法師弟子去留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

田租廩粟蠹蝕於庸人鄙夫之手往往傅會生員姓名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奸民更相奴持所在金穀狠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真可為長太息者矣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為教官者又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為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實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令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隧而育材興化之方謾不知省西方秘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祝朋呼膜拜家自為俗人自為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宮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間湮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為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為條畫使郡縣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為額其流官

子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吏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使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士大夫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與學者皆得為之然必使諸生求其道德經藝可為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卑辭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敬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

民捐輸其所以為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為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静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校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為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歲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得擇為郡吏自行省罷歸者即郡學講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須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校試只以經義對策合為一場長吏親

臨糊名謄録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為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託不行凡部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賛名祇謁間取一二觀其所業以勉勵之假託占籍者去之如此則為士者蒙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可以塞債吏冐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俗而又必察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風漸美而人懐

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等於具文者矣夫先王恐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正精神徧攝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為一體卜年雖近終必過之令土宇廣大亘古莫儔葢有前代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既以畫地為限揭其品彙之名以分異之而親疎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絶矣惟教民育士無間邇遐苟以潤於事情不為修舉

則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起斯民之視聽而結其心者果何在乎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既選賢守令以嘉惠疲民則興學育材移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為已任志念所存見乎辭色故敢忘其僭妄竊述是說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實成許公未究之心以贊國朝治教之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望哉京學之盛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汸居家養親讀書冀有以進以無負於門牆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

干冒清崇不勝悚息

答倪仲弘先生論中庸輯釋書

趙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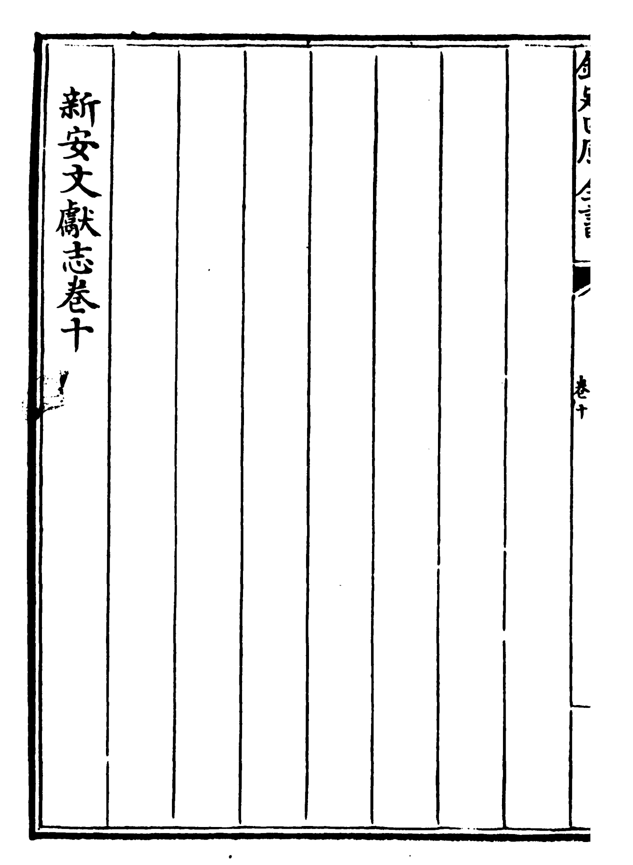
汸屢讀中庸輯釋纂録儒先精義大畧不遺良不易矣思欲罄竭愚慮少副謙德之萬一而涵泳所聞未之有得袁氏所録吳先生諸說多宗程子其異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覽所能驟決也是以雖欲妄有指陳而自知其非未敢輙竟其說嘗觀朱子自序有曰沉潛反復蓋亦有

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此蓋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易心求之也既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所能發明者矣夫是之謂知德夫是之謂知道而知言其效也其曰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則可見前是殆有所未暇焉蓋其於明善誠身真修實踐如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饑者之得食其飽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貫通之日而後衆說之同異得失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非揣摩比較從事於

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區區自謂如汸等輩資質之凡近心思之麤淺茍不能於為己為人之際一刀兩段發憤刋落然後實求反己親切之訓以致其下學上達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閱口誦手鈔則是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誠而繹迦達磨果賢於孔孟矣若夫先生志意之誠確工力之專勤而虛己擇善無間物我其所存所就豈晚學所能與知但近日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恐不足為先生道爾仰戴親愛之

厚常切愧歎深懼有負所期故敢傾倒其胷臆之私其

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願也





新安文獻志卷十